

1.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古巴、吉布提、格鲁吉亚、加纳、圭亚那、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尼加拉瓜、秘鲁、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泰国、土库曼斯坦、委内瑞拉和越南。
2. 粮农组织。2009。《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宣言》。罗马。共7页。(参见 <ftp://ftp.fao.org/docrep/fao/Meeting/018/k6050e.pdf>)。
3. 世界卫生组织。1995。《身体状况：人体测量学的应用与诠释》。世卫组织专家委员会报告。世卫组织技术报告系列第854号。日内瓦，瑞士(参见 http://whqlibdoc.who.int/trs/WHO_TRS_854.pdf)。
4. 粮农组织。2010。《201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主报告》。粮农组织林业文件第163号。罗马。
5. 相关性采用Pearson的相关系数(Σ 双尾检验)以1996至2008年所有具备数据的国家的分组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文中引用的相关性为1%水平上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6. 1990年、1993年、1996年、1999年、2002年、2005年和2008年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上贫困分析工具POVCALNET。
7. J. Rahman和A. Yusuf。2010。《孟加拉国的经济增长：经验与政策重点》(参见 [http://www.hks.harvard.edu/fs/drodrik/Growth diagnostics papers/Economic growth in Bangladesh - experience and policy priorities.pdf](http://www.hks.harvard.edu/fs/drodrik/Growth%20diagnostics%20papers/Economic%20growth%20in%20Bangladesh%20-%20experience%20and%20policy%20priorities.pdf))。
8. W. M. H. Jaim和S. Akter。2012。《孟加拉国的种子、肥料和创新：行业与未来政策问题》。项目文件。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和南亚谷物系统举措项目(参见 <http://www.ifpri.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csisappl.pdf>)。
9. 国家粮食政策行动计划和国家投资计划监测报告(2012)
10. 1孟加拉国农村发展委员会BCUP佃农发展项目。
11. E. M. Schmidt。2012。“孟加拉国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谈判能力对儿童健康成果的影响”。《本科生经济评论》第9(1)期：第4号论文(见 <http://digitalcommons.iwu.edu/uer/vol19/iss1/4>)。
12. M. N. Begum和R. R. Sutradhar。2012。《孟加拉国的汇款流入行为及其决定因素》。孟加拉银行工作文件系列：第WP1202号。达卡，孟加拉银行。
13. H. Zillur Rahman和L. A. Choudhury。2012。《孟加拉国的社会安全网。第二卷：实地情况和政策挑战》。达卡，能力及参与研究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14.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澳大利亚国际发展署/英国国际发展部。2012。《报告1：关于针对孟加拉国国家社会保障战略设立一个国家社会保障战略小组的行动计划》。
15. 农发基金。2012。《加纳共和国国别计划评价》。罗马。
16. 世界银行、丹麦外交部国际发展署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2011。《加纳共和国：公共支出和财务管理联合审查》(见 http://www.mofep.gov.gh/sites/default/files/reports/Review_of_Public_Expenditure_1011.pdf)。
17. S. Asuming-Brempong。2003。《加纳政策模块：加纳经济与农业政策改革及其对农业的作用的影响》。为10月20-22日于罗马召开的“农业的作用国际会议”编写的文件。罗马，粮农组织。
18. 海外发展研究所。2010。《加纳的持续农业增长：充分利用潜在资源》。伦敦；农发基金。2012。《加纳共和国国别计划评价》。罗马。
19. 世界粮食计划署。2009。《全面粮食安全与脆弱性分析》。加纳。
20. S. M. Sultan和T. Schrofer。2008。《支持针对最贫困人群采取瞄准型社会保护干预措施 - 加纳案例》。提交给2008年9月8-10日于乌干达恩德培召开的“有关针对非洲最贫困人口提供社会保护方面的经验教训会议”的文件。
2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尼泊尔2012年IV条款磋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别报告第12/326号。华盛顿特区。
22. 国家计划委员会和中央统计局。2013。《2013年尼泊尔粮食安全与营养主题报告》。加德满都(另见 <http://reliefweb.int/sites/reliefweb.int/files/resources/wfp256518.pdf>)。
23. 世界粮食计划署驻尼泊尔代表处。2010。《不仅是道路：利用市场力量养活尼泊尔的饥饿人口》。加德满都。
24. 卫生与人口部、尼泊尔New ERA研究机构和ICF国际咨询公司。2012。《2011年尼泊尔人口及健康普查》。尼泊尔加德满都，美国马里兰州卡尔弗顿，卫生与人口部、尼泊尔New ERA研究机构和ICF国际咨询公司。
25. 世界粮食计划署。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尼加拉瓜产生的宏观影响和对脆弱家庭产生的影响评价》。罗马；RUTA。2011。Nicaragua:Caso de la experiencia del Bono Productivo Agropecuario(见 http://www.ruta.org/Documentos-CD/ExperienciasSistematizadas/PDF/NICARAGUA_CasoBonoProductivoAgropecuario.pdf)。
26. R. Estrada。2012。Perfil de la pobreza rural en Nicaragua。罗马，农发基金。
27. L. Knuth和M. Vidar。2011。《世界各地对食物权的宪法及立法保护》。食物权研究系列报告。罗马，粮农组织。
28. 世界银行和全球正义联盟。2010。《全球正义监督》，2010年5/6月。
29. 世界银行。2012。《小农有能力保护自己不受不利天气条件的影响吗？》。“从实证到政策”系列第71392号。华盛顿特区。
30. Z. Lerman和D. Sedik。2010。《塔吉克斯坦土地改革的经济效应》。有关欧盟/粮农组织粮食安全计划第二期“用粮食安全信息指导行动”项目为欧盟编写的报告(见 <ftp://ftp.fao.org/docrep/fao/011/aj285e/aj285e00.pdf>)。
31. K. Akramov和G. Shreedhar。2012。《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发展、外来冲击和粮食安全》。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讨论文件第01163号。华盛顿特区，国际食品政策研究所。
32. 2009年塔吉克斯坦生活水平调查；Akramov和Shreedhar(2012)(见注释31)。
33. 世界银行。2011年。《乌干达：乌干达农业的包容性发展》。华盛顿特区。
34. 农牧渔业部。2010。《2010/11年 - 2014/15年农业部门发展战略和投资计划》。坎帕拉；世界银行。2010。《乌干达农业公共支出审查》。华盛顿特区(见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910>)。
35. 监测非洲粮食及农业政策项目。2013。《乌干达：监测非洲粮食及农业政策项目国别概括》。罗马，监测非洲粮食及农业政策项目。
36. 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乌干达统计局。2013。《全面粮食安全和脆弱性分析：乌干达》(见 <http://documents.wfp.org/stellent/groups/public/documents/ena/wfp256989.pdf>)。
37. 财政、规划和经济发展部。2000。《减贫战略文件：乌干达消除贫困行动计划概要及主要目标》。坎帕拉。
38. 乌干达统计局。2003。《联合国人居署2002/03年社会经济普查报告》。坎帕拉。
39. 粮农组织。1963。《第三次世界粮食普查》，第39-40页。罗马。该方法的依据参见：P. V. Sukhatme。1961年。“世界饥饿状况和未来粮食需求”。《皇家统计学会会刊》A系列(一般性)，第124卷：第463-525页。这一方法于1963年提出后，就被用来估计几个国家1969-71年和1972-74年的食物不足人口比例。具体内容发表在：粮农组织。1977。《第四次世界粮食普查》。罗马(附录M，第127-128页)。经过修订后的1969-71年和1979-81年区域及全球估计数随后发表在：粮农组织。1985年。《第五次世界粮食普查》。罗马(表3.1，第22-23页)。再次修订后的1969-71年、1979-81年和1990-92年的区域及全球估计数发

- 表在：粮农组织。1996。《第六次世界粮食普查》。罗马（表14，第45页及附录3，第114-143页）。自1999年以来，除了区域及全球估计数以外，国家估计数也在每年的《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中发布。
40. 见粮农组织（1996，附录3，第114 - 43页）（见注释39）和 L. Naiken。2003。“粮农组织食物不足发生率估算方法”。摘自《罗马粮农组织2002年6月26-28日国际科学研讨会论文集：食物短缺及营养不足的衡量与评估方法》。（见 <http://www.fao.org/docrep/005/Y4249E/y4249e00.htm>）。
 41. 即便是作为人体正常能量需求量中可能最主要一项指标的实际基础代谢率，也很难在个人层面以合理的成本进行估算。
 42. A. Azzalini。1985。“包括正态分布在内的分布类别”。《斯堪的纳维亚统计学杂志》，第12期：第171 - 178页。
 43. 此类损耗被认为可能是导致粮农组织食物不足率估计数出现偏差的一个原因，因为它采用了食品平衡表中的膳食能量供给量来估计平均食物消费量。参见R. Sibrián、J. Komoroska和J. Mernies。2006。《估算家庭及机构层面的食物浪费及损耗：衡量总人口中的食物短缺和食物过剩现象》。粮农组织统计司工作文件系列第ES/ESSA/001e号。罗马。
 44. 粮农组织。2011。《全球食物损耗及食物浪费：程度、原因与预防》，作者J. Gustavsson、C. Cederberg、U. Sonesson、R. van Otterdijk和A. Meybeck。罗马。
 45. 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2012。《2012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经济增长很有必要，但不足以加快减缓饥饿及营养不良》。罗马，粮农组织。
 46. 如实际食物消费量分布数据缺失，就根据食物支出、收入分配不平等或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根据儿童死亡率来估算与食物获取方面差异相关的参数。见Naiken（2003，第14和15页）（见注释40）。
 47. 经常观察到低于800千卡或超过5000千卡的值，显然不适合用来衡量惯常日均能量消费量。
 48. 通过计算变异系数得出，每个个人的膳食能量消费量等于同一收入类别中记录的家庭人均膳食能量消费量中位数。
 49. 见Naiken（2003）第13和14页（见注释40）。
 50.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和联合国大学。2004。《人类能量需求量。2001年10月17-24日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国大学联合专家磋商会报告》。粮食及营养技术报告系列第1号。罗马，粮农组织。
 51. 程序详情参见Naiken（2003）（见注释40）。
 52. 该观点由P. V. Sukhatme于1960年有效提出（见注释39），随后由Srinivasan在1981年和其它观点一起加以承认；见T. N. Srinivasan。“营养不良：一些衡量和政策问题”。《发展经济学杂志》，第8(1)期：第3 - 19页。但研究人员之后的几年里一直不停在犯这一错误（例如，见L. Smith、H. Alderman和D. Aduayom。2006。《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不安全状况：从家庭支出调查中得到的新估计数》。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研究报告第146号。华盛顿特区，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
 53. 此处的“食物滋养（nourishing）”必须被理解成“提供食物”，并与实际营养状况无关。代替“食物不足”的另一个较不常见的说法是“进食不足（underfeeding）”，该词的优点是不会让人误以为该指标能反映养分吸收不足造成的营养不良状态。在英语以外的语言中，如法语，两个词之间的区别更加明显，因为法语中有不同的词表示“进食（alimentation）”和“滋养（nutrition）”。实际上，粮农组织指标用法语表示就是“进食不足发生率（prevalence de la sous-alimentation）”，而非“滋养不足发生率（prevalence de la sous-nutrition）”。

附件1注释

各国都在定期修订过去和最新报告期的官方统计数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也在定期修订。如出现修订，粮农组织会按照修订结果对自己的食物不足估计计数进行相应修订。因此，提请用户只参考同一版《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中估计数的变化，避免对不同年份的报告版本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1.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在1990-92年至2015年间，将食物不足人口数量减半。
2. 千年发展目标1C：在1990年至2015年间，将饥饿人口比例降低一半。指标1.9：处于最低膳食能量消费量以下的人口比例（食物不足）。最终结果采用附件2中介绍的统一计算方法获得，并以全球范围内三年内的最新数据平均值为依据。可能一些国家的数据较新，因此采用此类数据可能会得出不同的食物不足发生率估计数，从而影响到对进展的评估。
3. 预测数。
4. 1990-92年基准期以来的变化。对于那些在基准期尚不存在的国家而言，1990-92年的食物不足人口比例是以1993-95年的比例为准，食物不足人口数为按照1990-92年人口数和该比例计算的结果。
5. 颜色代表按目前趋势预测到2015年的进展情况：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
▼* 已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 已实现目标或根据1990-92年至2011-13年所有数据的指数趋势预测将于2015年实现目标或发生率<5%
▼ 人数减少5%以上	■ 进展不足，如果现状持续下去，则实现目标无望
◀▶ 变化幅度在 ± 5%范围内	■ 没有出现进展或恶化
▲ 人数增加5%以上	

6. 数据不足、难以评估的国家、地区及领地不属于考虑之列，其中包括：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圭拉、阿鲁巴、巴林、不丹、英属印度洋领地、英属维尔京群岛、坎顿和恩德贝里群岛、开曼群岛、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库克群岛、赤道几内亚、法罗群岛、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法属圭亚那、直布罗陀、格陵兰岛、瓜德罗普岛、关岛、梵蒂冈、约翰斯顿岛、列支敦士登、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中途岛、摩纳哥、瑙鲁、纽埃、诺福克岛、北马里亚纳群岛、阿曼、帕劳、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留尼汪、圣赫勒拿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圣马力诺、新加坡、托克劳群岛、汤加、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图瓦卢、美属维尔京群岛、威克岛、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西撒哈拉。

特殊国家组别的构成情况：

7. 包括：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基里巴斯、老挝、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苏丹（前）、坦桑尼亚、东帝汶、多哥、乌干达、瓦努阿图、也门、赞比亚。
8. 包括：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莱索托、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拉维、马里、摩尔多瓦、蒙古、尼泊尔、尼日尔、巴拉圭、卢旺达、斯威士兰、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津巴布韦。
9. 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贝里兹、佛得角、科摩罗、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格林纳达、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牙买加、基里巴斯、马尔代夫、毛里求斯、荷属安的列斯、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所罗门群岛、苏里南、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瓦努阿图。
10. 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塔吉克斯坦、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津巴布韦。

11. 包括：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伯利兹、玻利维亚、喀麦隆、佛得角、刚果、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萨尔瓦多、斐济、格鲁吉亚、加纳、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基里巴斯、老挝、莱索托、蒙古、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摩尔多瓦、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前）、斯威士兰、叙利亚、东帝汶、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也门、赞比亚。
12. 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前）、塔吉克斯坦、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13. “非洲”包括粮农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负责的以下发展中国家：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索马里、南非、苏丹（前）、南苏丹、斯威士兰、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苏丹（前）指2011年7月前的前苏丹主权国，南苏丹当时宣布独立。苏丹（2011年后）和南苏丹的数据目前缺失。
14. “亚洲及太平洋”包括粮农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办事处负责的以下发展中国家：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文莱、柬埔寨、中国、朝鲜、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哈萨克斯坦、基里巴斯、老挝、马来西亚、马尔代夫、蒙古、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韩国、萨摩亚、新加坡、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
15. “欧洲及中亚”包括粮农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负责的以下发展中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
16.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包括粮农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区域办事处负责的以下发展中国家：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17. “中东及北非”包括粮农组织中东及北非区域办事处负责的以下发展中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伊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黎巴嫩、利比亚、毛里塔尼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苏丹、苏丹（前）、叙利亚、突尼斯、阿联酋、也门。
18.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佛得角、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几内亚比绍、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索马里。
19.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格鲁吉亚。
20.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阿富汗、马尔代夫。
21.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文莱、缅甸、东帝汶。
22.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23.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多米尼克、格林纳达、荷属安的列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格林纳丁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24.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伯利兹。
25. 包括：斐济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基里巴斯、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

符号

- <5 食物不足人口比例低于5%
- na 不适用
- ns 无统计学意义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估计数。

封面照片：所有照片均来自粮农组织媒体库。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粮食安全的多元 \boxtimes 度

《2013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介绍食物不足状况相关最新估计数据以及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和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饥饿相关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最新评估结果表明，我们已在实现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发展中区域作为整体有望实现这一目标，但各区域间仍存在巨大差异，需要我们即刻加大力度，做出更多努力。

2013年报告目的不仅在于衡量粮食匮乏程度，同时还提出了一整套指标，旨在反映粮食不安全的多维性、其决定因素及后果。将按照这套指标为每个国家编制整套数据，以便更详细地反映各国的粮食安全状况，指导决策人员设计并实施有针对性、有成效的政策措施，为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及营养不良做出贡献。

本报告还以整套指标为基础，对六个国家的不同经验进行了详细分析，让我们看到了进展与挫折相互交织的局面。这些国家的经验为我们共同展示了社会保护与营养加强型干预措施、旨在提高农业生产率并推动农村发展的政策、收入来源多样化、坚持不懈地将粮食安全及营养纳入公共政策及计划主流等工作的重要性。



ISBN 978-92-5-507916-0



9 789255 079160

I3434Ch/1/12.13